

論語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也
 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
 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
 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
 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丁為司職吏畜
 蕃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為穢義與棧同蓋穀適周問
 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

蕃息

職見周禮牛人讀為穢義與棧同蓋穀

適周問

吏料量平

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丁

為司職吏畜

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

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

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也

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昭公奔齊魯亂於

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詰問

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

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

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

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

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

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

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

有答子路東周語上

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

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

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

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

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

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

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

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

家孟子作顏籛由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

家見南子

有天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

去適宋司馬桓魋

欲殺之

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

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

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

有三年有成之論

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

欲往亦不果

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

將西見趙簡子

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

而行復如陳

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

季桓子卒遺言

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

求

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

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

孔子如蔡及葉

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蓑衣

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并禮而陳蔡木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慍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木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

可乃止

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與之歌

又反乎衛時靈

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

有魯衛兄弟及答子

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

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

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

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

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

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序易

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一年之語弟子蓋三千

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

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

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

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

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

年而去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

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

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

魯論古論出孔子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

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

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

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

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

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

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使是不曾

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

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卷之一

朱熹集註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己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溫紆問及一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他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字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弟爲弟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禍逆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其爲仁之本與與乎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與者疑詞謙退不敢實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其力於根本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

乃是不知仁之本學務此則仁道自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知犯上豈復有道理亂常之事德有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諸之行仁之本則謂之仁已焉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

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有悉井反爲去聲傳乎聲曾子孔子弟子之名參字子與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言善行不盡傳于世也其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有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揚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復財不害民蓋後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此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謂五者及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行

論語卷一

月台再別

論語卷一

月台再別

論語卷一

月台再別

論語卷一

月台再別

論語卷一

月台再別

論語卷一

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也廣也衆諸衆人親近也

○子夏曰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難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如是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易氏曰子復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者厚重威者威嚴固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固堅乎內故不厚不重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誠學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若人心也若不堅固也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母通禁止辭也友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之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一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

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怠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天子至於此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

與抑與之與

之與之與平聲下同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尤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友語辭

子貢曰天子温

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温。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
 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辨也。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
 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
 之妙。未易窺也。然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
 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知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
 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
 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與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
 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形。而樂在之者。秉彞
 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
 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
 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
 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
 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
 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
 為體。雖嚴。然昔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
 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
 徒知和之為貴。而一
 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也。
 勝。○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禮
 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
 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

近遠皆去聲。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
 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猶主
 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猶主
 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
 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
 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

好。去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
 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
 於言者。不敢盡其所餘也。然猶
 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
 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
 謂篤志力行。行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揚墨。學行義而差者。
 也。其流至於無
 父無君。謂之好
 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

也末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好去聲。諳早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

無諸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起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勉其所。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

與

磋。七多切。與平聲。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况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况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諸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表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

子曰賜也如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進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為政第二

凡十四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拱音拱。亦作拱。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

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而不動也。其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為德。則不動。而化不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木數也。蔽猶蓋也。

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音導。下同。道猶導也。政謂

法。制禁命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制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忘也。

道之以德齊

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節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察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

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思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其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

恃其未又當深探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謂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在道

而為之而不厭矣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所事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四十而不惑

而無所事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知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不聞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

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胡氏曰聖人之心未嘗不踰矩而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

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以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即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

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以學為道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

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始為是退詭也後凡言謙詞之屬意皆效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息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

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御子孔子弟子名須孫師仲孫也夫子以

懿子未達而不知能問其故故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

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禮之始終具矣禮自始至終一於禮而

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二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

得為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

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名區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

敬不至則與養大馬者何異其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
俗專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
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

饌曾是以為孝乎食音嗣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
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

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
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事也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
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
其材之高下與其所以
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

以發回也不愚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
受而無謂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
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
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
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以為君子為善
者為君子為小人為惡者為小人

察其所安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
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
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
變哉

人馬廋哉人馬廋哉馬於度及使所留反焉何也廋匿也
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溫尋釋也故者舊所聞
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

○子曰君子不器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
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
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周氏曰先行其
言者行之於未
言之前而後從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必二反周皆偏
也比偏黨也皆與
入親厚之意但周

公多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友然究其所
以分則在公私之際辜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
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乏者言之於既行之後
○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
難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入師若夫
請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
辨其不足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
子矣或曰由行也謂
所以行其所為者也

論語卷一

論語卷一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寤

○子曰政乎異端斯害也已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女音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也但所不知者則以為為知者則以為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况由此而求其為知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下

○子張學干祿子張孔子弟子姓顛孫名師于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民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勸季康子魯大夫季孫子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之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禁於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而然者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女音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也但所不知者則以為為知者則以為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况由此而求其為知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干祿子張孔子弟子姓顛孫名師于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民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勸季康子魯大夫季孫子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之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禁於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而然者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女音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也但所不知者則以為為知者則以為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况由此而求其為知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干祿子張孔子弟子姓顛孫名師于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民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勸季康子魯大夫季孫子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之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禁於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而然者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女音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也但所不知者則以為為知者則以為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况由此而求其為知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干祿子張孔子弟子姓顛孫名師于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民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勸季康子魯大夫季孫子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之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禁於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而然者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女音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也但所不知者則以為為知者則以為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况由此而求其為知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干祿子張孔子弟子姓顛孫名師于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其不仕為政也疑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

其為為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為政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

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夫車無輓小車無軌其

何以行之哉

輓五今反輓音月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輓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甲車兵車乘車輓輓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以後受命為一世之事可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

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若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三綱制度小過不及之問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非若後世織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織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且既往者所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大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人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謂求媚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論語卷之一終

論語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

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殺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凡子引之○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表而歌之○詩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程子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知季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王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

子曰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大哉問

孔子以時五逐末而放獨有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其易也寧戚

易去聲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揚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汗尊而抔飲為之蓋盛遠豆鬯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哀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

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

美之不可諫也。既不能諫。則誣是亦教誨之道也。○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升取。餽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飲去聲。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子曰：繪事後素。

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倩七練反。盼普覓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也。素粉也。地畫之質也。絢采也。繪胡對反。繪事繪畫之事。後素後於

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實。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起予者。起予也。○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代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與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反。趙伯僭曰：禘王者之大祭。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鬯。鬯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

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反。趙伯僭曰：禘王者之大祭。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鬯。鬯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

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

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

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

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

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
在宗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加
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

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不道遠之意
莫深於禘非孝誠
敬之至不足以與此

非或入之所及也而不主不禘之法又魯之漸當謂者故以不知安其之
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謂其堂言其明立易也
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捨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祭神也祭神祭外神
也祭先王於孝祭神主於敬思謂
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

吾不與祭如不祭

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
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
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
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月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
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
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
大夫嬖親
頃也室西

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
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經祭畢而更設
解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
當時用事愈自結於君
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
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監視也
二代夏商也言其
視二代之禮而損

益之郁郁文盛貌○尹
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
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鄰人

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曰聞之曰是禮也

大音
泰鄰
側留

反木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鄰魯邑名孔子父叔梁
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
者敬讓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
其為敬莫大於此
謂之不知禮者豈
足以知孔子哉

也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

為去聲射不主皮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
侯而撓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值主於射而不
主於射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或王克商散軍郊射而魯革
之射急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質
革故孔子歎之○揚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
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告朔之
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
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

則以特辛告廟請而行之。儀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

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寶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揚氏曰告朔諸侯

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

後盡爾時人不能友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專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禮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忠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忠其無禮患忠之不。是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洛。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夫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

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在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

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字我孔子弟子名子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

古者社於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曰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摸甲狢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焉於

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其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

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

有反坫管氏知禮孰不知禮

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坫

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者言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斤其義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故反存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

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木固已淺矣。管仲夾桓公，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為功。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過為功，而不知其知禮，則不悟其小宜哉。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

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言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注濁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相合而和矣。故曰繹如，繹如，如也。然豈官自官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

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

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

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食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韶嘉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友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軒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

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仁，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知矣。

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音洛。知去聲。約窮困也。利猶貧也。蓋深而無適不於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淺深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也。○謝氏曰。仁者無內外遠近精粗之別。非有所有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嘗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也。然而無為惡則。○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也。○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也。○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必於是。顛沛乎於是。

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飲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頃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子為仁。自當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明矣。○子曰。我未見

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好惡皆去聲。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力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見之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

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其人。果能一日奮。欲進而不能者。但找偶未之見耳。蓋不敢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

也。○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也。然而無為惡則。○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器祿以親故受汀等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以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心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速○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夕可也又曰

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於生亦大矣非誠在所得豈以夕或為可乎

○子曰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

○子曰

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

適丁歷反必二反適專是也莫不止也此從也○

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必二反適專是也莫不止也此從也○

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往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在所倚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於所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上擊孔氏曰放依也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

國苟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讓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為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眾為可怨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

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盡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仁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具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達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無所行乎忠恕者體也忠恕者用也大本達道也此與達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忠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

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謂人曰：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揚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如此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

齊者齊也。見賢思齊，見賢而思與之齊也。亦在是善內自善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而思齊，則己之不善亦自消矣。○子曰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

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口無怨言，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久。定省，謂起敬起孝也。○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則以喜則以懼

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謝氏曰：不後然以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問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類，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類，猶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色角切。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事君之數也。胡氏曰：事君，事君之數也。胡氏曰：事君，事君之數也。

論語卷之二終

